春在堂襍文

春在堂襍文六編八

德清俞樾

吳伯華觀察也是園詩鈔序

自道光之季大盜起軍務興百戰而名將出於是乎有湘軍又有淮軍凡出於此二軍者類皆龍驤麟振大顯於世節旄相望紱冕如雲而吾於伯華吳君則有異焉君亦淮軍中一宿將也與合肥相國同鄉里甚相得相國之起也君亦投筆而起助官軍勦賊含山屢戰皆捷在壽州招撫亂民談家寶在潁川收復沈邱集皆以一人一騎馳入賊壘忼慨而去談笑而還及相國以淮軍

下江南君亦參預其事率舟師出吳淞勦福山勦白茆解常熟之圍受嘉善之降破泗安之壘復嘉興之城方相國之蹙僞王譚紹洸於蘇州也賊自浙以十餘萬來援之君率所部雲南營三千人扼之於吳江相持月餘幾陷者屢矣卒會程忠烈之師內外夾擊大破賊於垂虹橋乘勝收復平望鎭而賊援始絕微君之力則蘇城不可下而東南之肅清亦未知何日矣其攻溧陽也以八百人乘風雨夜襲南渡賊營斬僞直王殲其衆尤爲奇捷露布上聞　溫綸褒獎謂各路官軍均能如此勦除則賊數日減何至殘寇復張然則如君者豈非淮軍

中之合肥韋武哉君顧落落不爲苟合方皖中大吏議招撫苗霈霖力持不可賦詩云鹿馬是非終有定沙蟲劫數恐無邊後果如其言及在江南又有詩云狂言我欲芻蕘獻危地何能用客兵蓋爲常勝軍而發此則非有深識遠慮見及數十年後者不能爲此言也同時並起之人皆領鉅封劇鎭即隸君雲字營者同產弟毓蘭至津海關道族子育仁亦官正定鎭總兵而君以道員候闕卒未真除年甫及艾長揖而歸築也是園家居奉母艸盦竹屋桐帽椶鞋客或過之止談詩文不談軍事與曩時詩所謂偵賊一舟浮大海受降單騎入巖城若

兩世事嗚呼其人異宜其詩異矣詩凡五卷曰燼餘吟曰載途吟曰磨盾吟曰歸田吟曰循陔吟時而鐵馬金戈時而幽居種菜詩境變而詩格固不變也集中有句云發攄自根柢流露乃性情殆自道其詩乎君長子兆楣字葆之以知縣官江蘇次子次符光緒乙酉拔貢余孫同年也君歿七年而葆之刻其詩求序於余方今時事多艱湘淮宿將落落如晨星君子聞鼓鼙而思將帥讀君之詩慨然有不忘鉅鹿之思矣

任硯雲詩序

道光癸卯歲吾兄圭甫舉於鄉至於今五十五年矣是

科吾邑南北榜獲售者三人今皆下世矣卽吾浙九十四人中亦未知尚有幾人零落琴星可爲太息乃近者嘉興任君方瑚來爲吾邑訓導出其先祖硯雲先生雙桂軒詩求序於余則固吾兄癸卯同年也嗚呼五十五年前與吾兄挎裳連襼之友余雖不及見其人而猶得讀其詩豈非幸歟先生鄉舉後卽於次年捷南宮以知縣官直隸先宰高陽後調成安所至以廉惠稱未久卒於官感動婦豎有輟耒捐珮之慕如先生者亦吾浙癸卯榜中魁士名人也未達時教授生徒從者甚衆舉業外兼工古文駢體文及古今體詩兵燹之後散佚無存

僅存此詩二卷亦從蟫斷炱朽中收輯而得者也先生登賢書年已五十有三故通籍以後存詩不多讀其傲裘詩云冰霜不改舊時心足以知其爲人矣惟癸卯秋有游西湖登孤山詩是時余與王甫兄亦倘徉湖光山色間惜未得與先生一把袂也

石印春在堂全書自序

余自河南罷歸即專事著述不知而作已四百餘卷矣世間老師宿儒白首著書身後徒飽鼠蠹者何可勝數而余每著一書書成之後即付剞劂刻成之後即行於人間傍及海外殆亦所謂適有天幸者乎然卷袠煩重

舟車攜挈亦頗不易繆小珊太史言蜀士欲購余書必求之販買商貨之客而一客所齎不過四五部聞之稍後往則無矣雲南去中原絶遠得之尤難馬星五觀察攜一部去借鈔者踵於門余因以一部寄譚敘初中丞請置之書院中而途次爲雨水所濡不可啟視中丞書來屬再寄一部然無便人因循未果也汴梁與江浙相距非遠然輪舶不通故得之亦不易年家子暴方子言其鄉知有余書者十而八九得見余書者百不一二門下諸君子以余書行遠之難創爲石印全書之議有姜子仁茂才者用西人石印法設肆於杭乃就而謀焉子

仁亦好事者從臾以成其事并出貲以助之不數月而書成自此流播四方輕而易致海內人士得見吾書者益眾矣其有發明吾義者固余所望焉苟有訐駁吾誤者亦余所樂也因書數語以識緣起

黃黙初算學序

六書九數周司徒教民之遺法也　本朝經學昌明書數二學超踰前代乾嘉以來士大夫皆喜言六書咸同以來又厭六書而喜言九數亦風會使然哉自泰西之學行於中國而言算學者有中法又有西法易曰殊塗而同歸今之學者或宗中法或尙西法此不知其歸之

同也又或謂西法皆出於中法此不知其塗之殊也黃君愚初學精算學於中西之法皆能會而通之病昔之著書者言其數不言其理承學之士讀之茫然又或推論精微而無裨實用則亦非古者以九數教民之本意也糾合同志刱爲算學報月出一編流布海內每設一題必繪圖以明之使讀者曉然於其理如是又皆切於實用不爲曼衍之談附和於河圖洛書之說學者由此而熟之引錣量用庶不至望洋而歎乎今年秋見我於春在堂乞爲之序余不知算何足序君之書然與君談則於天地陰陽之原與夫醫卜星命諸術家說無不通

曉蕴亦當代一振奇人也因書數語歸之間尚有格致蒐奇一書惜未知何時卒業老夫尚及一讀否也

乙垣禮部鑄廬詩賸序

國初以八旗勁旅分駐各行省形勝之地是曰駐防年代綿遠遂如土著於此行省之人卽有同鄉之誼余從前官京師凡杭州駐防皆鄉人也而其時有乙垣禮部以詩鳴公卿間余同年孫琴西太僕方官編修亦與往來唱和而余竟未得見何其失之交臂也今年秋余來西湖先生之外孫六橋都尉以先生所著鑄廬詩賸見示則先生已早歸道山矣先生爲嘉慶戊寅 恩榜舉

人官至禮部員外郎兩不攜眷屬賃居蕭寺中以吟詠自娛所作詩甚多易簀之日命納之棺中故傳者甚少此卷僅詩六十餘首詞六首蓋道光戊戌年入京後所作至光緒丁酉六十年矣余讀其詩格高意遠味淡神清有蕭然自得之致似不在九衢車馬中者而其中往往有追憶西湖之作信乎先生之爲杭人矣六橋年少羨才傳香山詩學者其在談氏玉童乎余因六橋得讀先生之詩探歎其蒨集之散佚而又惜當日在京師時未得介琴西以交於先生也

王同伯比部唐棲志序

古無所謂鎮也鎮之名實起於古之鎮將宋談鑰吳興志曰鎮戍置將起於後魏唐制每五百人爲上鎮三百人爲中不及三百人爲下自藩鎮勢强鎮將之權日重縣官雖掌民事束手委聽國朝收藩鎮權諸鎮省罷略盡所存者特曰監鎮雖縣稍遠者則有巡檢寨以是言之今以巡檢司所駐之處爲鎮本於宋之監鎮而宋之監鎮實元魏鎮將之遺談志此條至詳悉矣唐棲乃浙西一大鎮也其地分屬仁和德清兩邑則於余實爲桑梓之鄉而余又與鎮之姚氏有連每歲蘇杭往返必由唐棲至則維舟長橋河下往往越宿乃去見其民居鱗

次市廛闐溢歎曰此在唐時得不謂之上鎮乎嘗遊於
水南廟又嘗泛舟丁山湖觀梅於超山飯於報福寺老
梅數株猶宋時舊植而壁閒有石刻觀世音像相傳吳
道子所畫也登樓遠覽欲訪求其故實而從游者皆莫
能言慨然有遺老無存之歎已而得讀武林丁氏所刻
何春渚唐棲志略語焉不詳意未饜也門下士王同伯
比部意趣高邁博學而好古歲戊子主講棲溪書院因
縱覽　國初張半庵之棲里景物略曹蒓園之棲水文
乘及何氏之志略病張曹之太繁而何氏之太簡因諮
訪通人稽考羣籍紀事纂言正訛補缺成唐棲志若干

卷既成問序於余余歎曰吾主講西湖詁經精舍二十餘年波訪雲諏一無所得吾子主講樓溪十三歲耳而徵文考獻裒然成書弁言其端得無滋余之愧乎然此部之意拳拳固不可以卻因書此以報之其時仁和令君爲高君積勳字卓如講求利弊好尙風雅實主持其事里人有夏君同聲字容伯助之采輯與有力焉是書也成洵足備棲溪之掌故而爲仁和德清兩縣志乘之所取材矣余嗣後再過其地攜此志於舟中讀之其流連而不能置者豈獨宋梅唐畫已乎

陸存齋儀顧堂集序

有明一代學術衰息不如唐宋遠甚及其季也亭林先生崛起本經術而發爲經世之學遂卓然爲一大儒近世學者徒見其杜解補正諸書爲阮文達采列　皇淸經解之首遂奉亭林爲我　朝治漢學之先河而不知此未足以盡亭林也書鬱存齋陸君所學以朱子爲宗而又深病世之稗販語錄掇拾大全者號爲宗朱而適以叛朱因於　國初諸大儒中獨於亭林先生有深契焉其言曰學術也上規今古興衰之故中通宇宙利病之情下嚴身心義利之界在　本朝則亭林稼書是也又曰亭林之學一本朱子而痛斥陽明其才足以撥亂

而反正其行足以廉頑而立懦至其教人以博我以文行己有恥二句爲準尤足以持時局而正人心君所言如是其所宗尚可知故以儀顧名其堂而卽以名其集今讀其集議論純正根柢淵深信有如潘次耕敘亭林先生書所謂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得失斷之於心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者至於一名一物考訂精詳亡篇逸句蒐輯無漏則又亭林先生所以開漢學先河者也宜先生以儀顧名堂而卽以名集矣君之歿也余爲志其墓言君既優於學又優於仕仕學兼優斯爲古之君子一時頗以爲知言越數歲而君之子誠伯昆仲

又以儀顧堂集求序余惟君往年曾蒙　天語褒嘉有著作甚多學問甚好之　諭然則異時重開四庫館此集必在甄錄之列豈待余言爲重惟表君學術所從出使讀是集者相與講求經世之學勿使外人竊其異說反笑我經術之迂疏此則吾道之光亦世道之幸也君此外所著書尚有九百二十餘卷備載墓誌茲不論云

董伯駁擬補經部提要序

自劉編七略荀敘中經累朝著錄日益繁富乃鄭漁仲轉以崇文總目爲繁而無用後之紀錄者或徒記書名不存崖略如明臣楊士奇等之文淵閣書目陋矣　國

朝四庫全書提要大都出紀文達之手最爲精覈讀其
目不啻讀其書洵千秋之巨製也往年詞臣請重開四
庫館　詔待會典之成今會典已將告成則四庫館行
當復啟而君適有此作殆非偶然所錄雖止經學一門
未及其餘然　本朝著作如林實以經學爲極盛自乾
隆以後諸老先生發明古義所得益多異日重開四庫
館非得博學如君卓識如君者於此一類必望洋而歎
不能得其要領余於君雖不敢徇世俗之見但以科第
相期然實願君從科第起家登承明著作之庭以膺此
巨任庶幾斯文不墜而吾道有光余老矣計其時墓草

已佰所著之書或有一二種蒙君存錄竊不禁諄諄焉
如邵康節之於歐陽叔弼也

九峯精舍文集序

余往年至福甯奉迎太夫人道出黃巖適孫君歡伯宰
是邑爲具車徒留余兩日因得至九峯書院謁院長王
子莊先生書院爲歡伯所創建而子莊先生首主斯席
老經師也余周覽其林壑之勝又得觀書院規條喟然
曰地與人兩勝矣嗣後余不再至黃巖而子莊先生門
下士有至杭州者余必敬問先生起居前年先生至杭
修府志主錢唐丁氏余又與先生見曾以所著中外和

戰議見示余僭爲之序今年秋先生又自黃巖寄九峯精舍文集示余乃精舍諸生課藝辛卯五卷壬辰一卷皆說經之作而首卷則先生擬作十五篇以示諸生程式者也嗟乎方今學術亦少歧矣士大夫喜談新法譁喇第諾之書奉歐羅巴之教而七十子之緒言兩漢經師之家法付之於臭朽蟫斷之中不復顧問先生乃與門下大生硜硜焉抱遺經而究經始詩不云乎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先生之謂矣余自主講西湖詁經精舍三十一年所手編詁經文集共五集而余所擬作有詁經精舍自課文二卷經課續編八卷亦云多矣今老且病

已一再致書中丞謝去病而求息亦固其所然念斯道絶續正在斯時若竟聽其銷歇數十年後安得有濟南伏生其人乎守先待後孟氏遺規余病篤矣敬爲先生望也

江孔德孝廉穀梁條例序

春秋自鄒氏無師夾氏無書於是傳春秋者惟左公穀而漢博士有左氏不傳春秋之說然則傳春秋者惟公穀二家矣　本朝經學昌明超踰前代而治春秋者喜言公羊謂孔子立素王之制託王於魯變文從質新周故宋陳義甚高立說甚辨余初亦喜之孰知數十年來

學術之大變卽伏於此然則經術不可不愼也何劭公序云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夫經者常也非常異義則非常也漢宣帝時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侍中史高等皆言公羊齊學穀梁魯學宜興穀梁而鄭君論三傳亦曰穀梁善於經蓋其體例甚精而義理甚正無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故公羊有弊而穀梁無弊然其辭句簡古語意深奧又自漢以來一奪於公羊再奪於左氏入　國朝又奪於公羊而穀梁幾成絕學百餘年來溧水王氏鎭江柳氏海州許氏稍知治穀梁而嘉善鍾氏之書最後出而所得爲最多鍾氏子勤余舊友也

書成以稾本寄示亦采鄙說一二事余深愧無以副其下問之意今年孫兒階雲自京師還又奉其師楊蓉圃先生之命以其同鄉石城江孝廉慎中所著穀梁傳條例見示余讀之其書十卷爲條例者凡三十餘例各引傳文若干條而自爲說卽附其下其說始隱桓終獲麟余十六歲時作春秋絕筆獲麟說卽同此意深喜其不謀而合又說尊周親魯故宋獨得大義公羊之非常異義一掃而空之若本此條例刺取范注楊疏及 國朝諸家之說去非存是纂爲巨編安知不駕鍾氏而上之哉余衰且老學術荒落往年於鍾氏書尚不能有所匡

助於此書又何裨焉惟念方今學術之弊皆誤治公羊者積而成之欲救其弊非治穀梁不可故深望江君之俛焉致力於是書而卒成之也

附商二事

莊十一年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與故宋之義不合尊著謂是公羊家言羼入此傳者然以不合已說即謂是後人附益此最說經者之強辭愚素不以爲然然則此說何以通之曰公羊家以故宋對新周言則故宋之義極重穀梁家以故宋繼親舊言故較親爲殺則故宋之義稍輕矣莊二年傳

曰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故宋一義歸之或說正與隱二年兩或曰八年或說曰同尊者歸之傳疑者也孔子故宋雖非傳疑要亦不過或之一說是以莊十一年傳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襄九年傳宋災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一火一水天然對偶聖經即借以互文見義王者之後是一義故宋又一義使足其文於莊十一年傳加或曰故宋也於襄九年傳加或曰王者之後也則其義了然矣穀梁子之文簡奧而不易通正在此等處若以言書不書與穀梁言

志不志有異謂是公羊文法此亦不足據穀梁亦自有言書者隱九年桓元年並云無事焉何以書書與志一而已矣

惲氏敬以衛靈公卒年四十七蒯聵爲其子而其前尚有姊輒又蒯聵之子則其卽位十歲左右耳以此明輒之拒父非其罪所論甚入細然愚謂此等議論不必引也春秋於衛蒯聵父子只是就事論事輒可以卽位爲君以有王父命也輒不可以師師圍戚以子不可圍父也就事論事大義分明以此治衛事可以此治天下萬世亦可春秋之書固所以治天下萬

世非治一人一事也使因衛輒年幼而免其拒父之罪則春秋之衛輒年幼天下萬世之爲衛輒者未必皆年幼而春秋之義有所不可通矣然則論語何以有不爲衛君之說曰春秋之義如朝廷之立法法止於是則如是足矣若君子立身處事則固有朝廷法之所不禁而吾人義之所不容爲者矣論語此章自來未得其解問爲衛君兼問蒯聵與輒也不爲衛君明不爲蒯聵亦不爲輒也故子貢以伯夷叔齊爲問伯夷仁則蒯聵不仁矣何也伯夷知有父命蒯聵不知有父命也叔齊仁則輒不仁矣何也叔齊知有天

倫輒不知有天倫也必也以伯夷處蒯聵以叔齊處輒則皆古之賢人矣此正尊說所謂充類至義之盡春秋就事論事固不必推極至此也

徐花農粵東葺勝記序

國家設立學政之官督天下之學校非獨使之以文藝校士而已恭讀雍正元年　詔書知學政一官爲人倫風化所繫自先聖先賢以逮山林隱逸名蹟藏書皆宜加意表章以激揚風俗磨礪人心歷考前史如明載珊於天順末督南畿學政成化中遷陝西副使仍督學政所至修古聖賢祠墓增設祀典又金賁亨於嘉靖中

歷福建江西副使皆督學校所至崇獎實行表章先賢並稱述士林流傳史策夫明之提學不過按察使之副猶知以此爲職況學政之官至我 朝而愈重大者卿貳小者亦文學侍從之臣銜 命而出敢不謹遵 世廟聖諭以端人倫而興風化乎花農太史於光緒十七年奉 命視學廣東其衡鑒之公關防之密余聞之而心折久矣乃又自都門寄示粵東葺勝記一書所葺諸名勝三十有二皆繪圖而繫以說凡奏疏公牘碑記詩文次第編纂而成是書如花農者洵能謹遵 世廟聖諭而以人倫風化爲先者矣且如辨正越公之墓

在陽江縣趙古則之墓在揭山縣皆塙有依據可以垂信于古而庾嶺補梅則主於振起人文溫泉建亭則意在維持風化皆非徒為游觀計至連州燕喜亭之築并以其地山川奇突士以風骨相尙為創建書院使一變而至於道尤見用心之深遠矣花農還 朝後未久即入直 南齋 恩遇愈隆異時或仍出衡文或受特達之知游歷封圻之任吾知所至之處表章名蹟必更有彩於是者此特其嚆矢也然則如明臣金戴二公固不足為花農道矣

丁潛生廉訪詩序

往年歲在丙申潛生丁君奉　天子命陳臬於吾浙余聞之而喜曰浙臬得人矣先是彭剛直公曾爲余言君忠孝本於天性而又具文武才有節操多技能工詩書精拳勇同時將佐中未有如君者也及丁酉之春余來杭州與君相見一見如舊相識君枉車騎過余右台仙館促膝草堂語移晷以其祖母方太夫人生母劉太夫人事實見示乞爲之傳并揎臂示我劉太夫人所刺八字曰忠心報國致身事君湼文爛然明白可讀又自言前在營中嘗自練一軍凡二千五百人皆能舞籐牌籐牌所至如旋風如轉丸捷而且猛無能當者余因歎曰

國初曾以滾牌破外國火器見平定羅剎方略滾牌
即藤牌也方今外國恃其火器之利憑陵我中國得如
君者數人庶足制勝於疆埸乎君曾寫剛直公像甚肖
且許爲余寫之其寫照神妙獨得一揖之後即能摹寫
其容剛直公言君多技能洵不虛矣然未始得見其詩
今歲初冬余來湖上君至俞樓見訪袖中出詩一卷曰
眉墨餘香君詩不自收拾此數十篇乃諸公子於敝簏
中得之者余讀之如當馬典劍諸篇皆盤鬱有奇氣肖
其爲人詠肥瘦兩馬寓意深遠爲之三歎息而羨漁絕
句二十二首又宛然皮陸風流至擬寒山詩十五首則

居然寒拾矣君爲余言昔者曾文正駐軍南康君奉急檄往返三百餘里短衣草屩行匡廬山中昏暮失道迷不得歸聞前途窸窣有聲厲聲曰人歟妖歟吾有劍在則應曰吾僧也卽之則二僧曳柴而行欣然問途曰前有茅庵曷往小憩至則煮糜鬻爲食出詩一卷示之其詩頗類寒山食畢導之出山俄頃之間大營旗幟在望詫曰已至乎何速也僧曰君既識塗吾不復導一轉瞬而僧不見矣異哉此僧其卽寒山子乎君與有緣宜其詩之肖寒山矣君近來精究內典讀其寄園一記頗得西來大意然則剛直公言君工詩畫精拳勇猶不足以

盡君也然而君已老矣

黃母范太夫人焚餘草序

余長子婦咸甯樊氏女樊氏與武昌黃氏有連丙申之春武昌黃君菊友來宰吾邑兒婦曰是吾家姻亞知其家世且知其人蓋得之母教者也及戊戌初冬余自吳下竊廬至德清省覲先塋遂入城修相見禮承以其母范太夫人焚餘草見示焚餘云者蓋夫人自失所天卽取所著詩文盡焚之此一卷特其餘也余受而讀之歎曰吾兒婦之言不虛矣夫人爲四川梓潼縣知縣范公諱陳鯉之第四女幼慧授以經史輒成誦及笄歸黃君

黃君諱孚敬字仲方名諸生也不幸早卒夫人時年二十九以親老子幼忍不死家貧恃鍼黹以養其姑姑病奉事惟謹姑卒喪葬以禮子稍長親教之每至丙夜讀猶未輟菊友亦克自磨淬以經學及詩古文應學使試列第一是歲遂入邑庠夫人猶及見之也庚辰之夏忽謂菊友曰吾未老而神衰殆不復永年吾詩雖已焚棄而能記憶者猶若干篇今口授汝汝錄而存之他日見詩如見我矣此焚餘之草所以存也其詩自丙午至乙卯凡十年得詩五十餘篇蓋什百之一耳情詞麗句不事雕琢讀其與仲方君唱和詩工力悉敵亦庶幾今之

嘗趨矣已而菊友又於敝篋中得蝴蝶樓賦一篇擬黃叔度碑文一篇碑文工雅賦則洋洋九百餘言尤爲傑構雖求之龍闕諸公猶或難之而乃得之巾幗哉然則菊友之學信乎得於母氏者多矣使夫人尚在魚軒與琴鶴同莅清溪吾邑雖僻小山水之勝亦足流連偕乎夫人之不及待也

樂善錄序

我　朝列聖相承重仁襲義凡所以子惠元元者無所不用其極自　世宗憲皇帝創設普濟堂於京師而又下其法於各直省於是晉撫於省會亦建有普濟

堂嘉慶十八年　頒賜樂善好施四字恭懸聽事士大
夫仰瞻　宸翰無不懽忻歌舞推廣　皇仁於是
其制益以美備曰普濟堂者固諸堂之冠也其踵事而
增者曰同善堂曰清節堂曰育嬰堂曰宗文義塾曰錄
濟倉曰錢江救生局曰保甲局曰濬湖局曰棲流所曰
遷善公所曰粥廠曰丐廠以至病者予之藥死者施之
棺有郵災所以恤火災有放生池以全物命世間善舉
無一不備名目繁多不可以悉數百年以來中經兵亂
而杭人敬遵　仁廟樂善好施之意有舉無廢不敢失
墜始隸於官今則主於賢士大夫實事求是盡善盡美

古所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者庶幾近之矣光緒十六年巡撫崧公又錄同善堂紳士籌振之功籲請 賜額詔予樂善不倦四字恭懸於堂與 仁廟賜額後先輝映盛平哉夫作而不記後無述焉余讀先哲諸君碑記之文其宏綱細目固已畢備而近時袁京卿昶善舉二十八事碑記尤羅列無遺然散見諸家文集而無一編以會萃之則其建置本末終莫得而詳焉丁君松生負一鄉重望經理茲事歷數十年可謂盡心焉耳矣今年余來西湖示我樂善錄十卷首列 恩綸次詳建置以及古蹟之宜考公牘之宜存規約若干條捐輸若

千數無不謹書而備錄之附其末者曰襍綴曰藝文此一錄也居然郡邑志之體例矣余曾作重建普濟堂記今采入藝文中故此錄告成丁君亦問序於余余幼時讀吳穀人先生募建普濟堂疏愛其文辭之工每喜誦之然先生此文作於締造之初而余乃得綴一言於大備之後何其幸歟方今　朝廷勤求上治每降　詔書無不以民間疾苦爲念然則樂善好施之舉自當愈推愈廣吾知載入此錄必更有彩於是者傳記類中別成一類此錄其嚆矢矣

程少周觀察日本變法次第類考序

余讀周官太宰之職曰乃施典於邦國乃施則於都鄙乃施法於官府又讀小司徒之職曰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乃分地城而辨其守施其職諸條皆以乃字發端竊謂乃者繼事之詞明其欲爲彼必先爲此治一事然後又治一事凡事皆有先後而不可紊也大學首章羅陳條目曰先曰而后反復申明管子雖霸者之書其言曰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于國有國不治奚待于天下天下亦隱然與大學相合是知古之治國平天下者必知所先後而後可以從事學記曰

不陵節而施之謂遜又曰襍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脩豈惟爲學爲治亦然自泰西諸邦交乎中國而中國之學者乃爭言西法及見日本自明治以來講求新政日致富强儼然爲東方一大國於是言新法者又不求之西而求之東嗚呼是誠然矣抑思日本之變法非一朝夕事乎自維新以至今日歷三十餘年有始終不易者矣有稍稍變易者矣亦有全廢不用者矣計其頒行新政無慮九千餘條各有年月歷歷可考是其先後之間必自有道矣若不審其何者宜先何者宜後而但曰變法吾懼其倒行而逆施不特爲西人笑且爲東人笑也

程少周觀察長於吏治又諳習中外之故其介弟游歷東瀛數易寒暑於日本變法始末覼縷言之如示之掌乃參互考訂成日本變法次第類考一書其全書余未之見而得見其凡例及書之第一卷每條皆注明年月使人得考見其施行之次第求治者循是而求焉如問塗者由郊而牧而野而林以達於坰如導水者由遂而溝而洫而澮以達於川庶幾事半而功倍乎抑余觀其首卷第一條曰憲法大旨在歸重君權嗟乎自西學入中國人人皆曰均權曰自由推其弊之所極不至於無父無君不止此書乃首重君權是不特知先後且知本

末矣今　國家銳意自强創設政務處冀與天下更始而海內才智之士亦爭獻其說以自奮於功名雖然治絲而棼之無當也振裘者挈其領舉網者提其綱其在此書乎偕書其端敬爲當世言新法者告也

徐淡仙百蘭稾序

古人書木字作𣎳其上之歧出者枝葉也其下之歧出者乃其根也至作草字則止作艸但有其上之枝葉而無下之根矣以木大而草小故字體有詳略且以爲草木之別然草木一也木有根草豈可無根乎況蘭爲香草草之尤貴者乎今人畫蘭但畫其葉綴數花於上便

謂神似正似春初早韭蒴以入餅者然唐詩人薛能詠蘭云蘭芽負土肥然則古人畫蘭恐不如是富陽孫淡仙名諸生也尤工畫蘭謂蘭之花葉都從根發有根則聚無根則散非梅竹之類一枝數節亦自可觀也因費數十年之力於根株之盤曲帶跗之高下洗剔泥土細玩其肥瘦老嫩得其自然之理寫蘭百幅盡態極妍其首六幅則用余墨戲之法以字爲畫畫則蘭也字則徐淡仙百蘭稾六字可謂神妙欲到秋豪顛視余所作何啻青藍至蘭蕙之分則黃山谷一幹一花爲蘭一幹數花爲蕙兩語已爲定論種類紛繁小有出入不必屑屑

分別總之今之蘭非古之蘭猶今之桂非古之桂也君問及之故附此以報時余在有台山館即將還蘇州悤悤點筆不足副來意也

有蘭蕙考一

寶積寺傳戒錄序

自優波離尊者口傳律藏而戒律興焉自是厥後海內大叢林皆以傳戒為一大事顏魯公有撫州戒壇記陸長源有會善寺戒壇記誠重之也蘇州長洲縣之有寶積寺創始於蕭梁亦一古剎矣衡峯和尚於道光間議修復之堂構粗定大亂洊至化為邱墟至同治閒三吳底定又次第修理復其舊觀衡峯一身兩興此寺其願

力宏大不可思議光緒三年歲在丁丑開壇傳戒善信景從一時稱盛其同戒錄序老友吳平齋筆也次年至京師拜請龍藏歸寺議於明年再有傳戒之舉而衡峯旋入涅槃事遂不果繼之者爲從原爲道成咸有此志而未逮也今密德和尚主持講席慨然曰前人未竟之志何敢不力乃於光緒二十九年春又開壇傳戒而乞余一言以張之則距衡公傳戒已二十六年不特衡公久證菩提卽老友平齋墓草宿矣余以八十餘歲老翁獲覩斯盛何敢無言或述元史廉希憲語受孔子戒不受佛戒乃余嘗聞尤西堂老人之說矣孔子有三戒天

氏亦有三戒戒癡即戒色也戒嗔即戒鬬也戒貪即戒得也然則敎異而戒同矣方今海內猶紛紜多事倘得一二高僧修明戒律於以靖人心而回刦運或亦不爲無補歟至於佛家戒律有三分宗有南山宗余門外漢固不能言也惟受戒者自領之而已

孫田卿菱湖詩存序

湖州府城東南四十二里有地曰菱湖屬歸安縣唐崔元亮所開淩波塘即其地也志書稱其地產菱故得是名蓋吾湖本水鄉也白蘋紅蓼皆以名其汀洲菱湖之名亦猶是矣其地風物淸華人民繁衍亦吾湖一鉅鎭

也有龍湖書院余主其講席二十餘年肄業之外問課以詩賦其在高等者孫氏子弟爲多孫爲菱湖右族往年有孫翰卿茂才志能以所輯菱湖鎮志見示余爲序而行之今年又有孫田卿茂才志瀛以所輯菱湖詩存見示蓋其昆弟行也詩凡八卷起自宋代以至 本朝凡百數十家蒐羅甚富而體例謹嚴用昭明文選不錄何遜之例同時之人其見存者概置不錄所錄之詩意在以詩存人甄別從寬然亦皆清雅可誦而孫氏之詩幾居其大半讀此編也足見吾湖山水清遠人文薈萃一鎮之地其盛如此而孫氏多才世有著述亦可見矣

黃小宋太守壯游圖序

顧亭林言古畫皆有事實自白描山水興而古意淹矣然古圖畫之流傳者如老子出關漢祖過沛二疏祖道葛洪移居不過偶舉其人一事而圖之耳宋皇祐初敕待詔高克明等圖畫三朝盛事凡一百事爲十卷鏤版印染頒賜大臣此等印本未知尚有流傳否如果得之眞希世珍矣然事閱三朝而爲圖止百盛事之入丹青者洵不可多得哉道光間麟見亭河帥爲鴻雪因緣圖盛行於時余與公子樸山地山兩君皆同年也故曾得其初印本極精然畫手非出一人亦不能無所出入乃

今觀南海黃君小宋壯游圖圖凡一百有二十皆君所自繪非獨可與鴻雪並傳行且駕而上之矣君自少有奇氣以羽林孤兒起家今官陝州直隸州知州嘗自溯其生平馳驅萬里足跡半天下多可喜可愕之境或干戈兵火或裙屐風流或冠蓋行春或舟車走險或家庭雍穆或　堂陛森嚴每一事爲一圖可以觀忠孝之性焉可以觀智勇之略焉可以觀吏治之精詳焉可以觀友誼之切摯焉蓋君長於畫故所繪諸圖皆歷歷在目非他人爲之徒得其彷彿而已昔人譏畫明妃出塞而有帷帽之飾畫梁武南郊而有騎馬之人皆不合當時

體式君自爲圖必無此弊矣惟吾浙山水頗極東南之勝而君壯游則未及焉異時陳臬開藩來游兩浙鋪張盛事見於丹青余儻得追陪游宴或亦黏於其間是又所深爲君望者也

黃小宋太守四百三十六峯草堂詩序

小宋黃君有壯游圖每圖爲一事凡百有二十事余既爲之序矣乃又以四百三十六峯草堂詩見示余讀之有曰宛虹吟者則其少作也有曰燕游集者則以縣令引見由汴赴都時作也有曰歸粤集者則其回籍修墓時作也有曰黎陽集者則其令濬縣時所作也有曰皷

山集者則其令祥符時所作也有曰召南集者則其權陜州刺史時所作也有曰潁川集者則其權禹州牧時所作也有曰召南續集者則其眞除陜州刺史後所作乃近作也葢君所至之處必有圖亦必有詩觀君之圖如讀君之詩讀君之詩如觀君之圖昔人稱王摩詰畫中有詩詩中有畫猶虛語耳若君之圖則眞畫中詩君之詩則眞詩中畫矣君所爲詩如香山如劍南不以襞積爲古不以馳騁爲豪而格律謹嚴神味雋永余雖不與君相見而讀其詩如見其人凡同人倡和之作用謝朓集附王融詩杜集附嚴武詩李集附崔宗之詩例盡

行編錄唱妍酬麗極一時之盛余兄壬甫與令兄寅卿先生同登道光癸卯賢書則余與君有昆弟同年之誼既序君之圖固宜更序君之詩惜余衰老回憶中州游跡恍如隔世不得與君同探伊闕龍門之勝附一二小詩於大集中也

雙溪唱和集序

東苕西苕二水一出天目山之陽一出天目山之陰至湖州城中而二水合流同入於太湖故湖之爲郡固澤國也煙波浩渺羣山環之漁村蟹舍點綴於晨煙夕照中如前溪如竹溪皆山水最勝處也景物淸幽風氣樸

茂士大夫之宦成而歸者芒鞵竹杖倘佯其間觴詠閒作笙磬同音康熙中遂有雙溪唱和詩之作吾邑徐贇村宗伯序而行之百餘年來久已流播藝林矣歷年既久原版毀焉有沈子祖曉字壽田者明敏好學年十五畢九經於舉業外尤喜爲詩其家藏有雙溪唱和集自兒時卽吟諷不倦每惜原版不存謀重刻之乃年未二十卽赴玉樓之召尊甫小屏先生憫其志之不遂爲付手民償其夙願刻成問序於余余惟此集初刻有吾邑贇村宗伯一序以冠其端越一百七十五年而余又得挂名於其末豈非幸歟若其詩之各體咸備一以唐人

爲宗無摹擬之迹無纖豔之辭則宗伯已言之余可勿論矣

溪上王氏族譜序

天下惟王姓最盛支派亦最繁有姬姓之王有子姓之王而姬姓之王又分爲二有王子晉之後有畢公高之後大原琅邪兩派皆出於王子喬有曰三槐王氏者又琅邪之分派也往年有爲王氏通譜者敘述甚詳余爲敘而行之矣今年春又有王君潤之以其家譜求序自言系出太原祖居新安遷於吳中所居曰溪上此譜乃爲溪上一支而作葢太原之分派耳然自其伯　古愚

公始創此譜及其先德鑑庭公欲踵成之而未就君繼承先志乃始蒐有成書蓋歷數十年之久矣纂述之難如是昌黎云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劃豈易言哉古懸公自序深歎世人之以非族為族轉棄其族而不族故其為譜體例嚴謹采輯詳明非吾族者勿攀附以為榮是吾族者雖疏遠而必錄鱗羅布列若網在綱可謂譜之善者矣君又言其高祖光裕公生一子早世子婦陳孺人力勸其君舅納妾孫孺人是生曾高祖怙亭公其後兩孺人以煢煢孤寡支持外侮撫育遺孤克繇此一綫之緒及至鑑庭公宏才博識有聞於時尤勲於鹺務

曾文正公督兩江深倚任之淮鹽章程皆其手定至今循焉用能昌大其門戶而啟佑其後人溪上王氏遂隱爲吳中望族爲子孫者念堂構締造之艱難而光大顯榮之有自撫斯譜也可以油然而思奮然而起矣君亦博學能文富而好禮吾知王氏之興正未有艾太原別派之有溪上亦如瑯琊別派之有三槐乎沈隱侯言文才相繼未有如王氏之盛者吾竊爲溪上王氏期之矣

鄭元直古今人物論序

論者文章之一體也昭明文選序云論則析理精微陸士衡文賦云論精微而朗暢劉彥和文心雕龍云論也

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在戰國時荀子有禮論樂論呂不韋有開春論至士容論六篇始立論名漢初賈誼作過秦論實爲作論者之祖然皆衍說事理而未嘗衡量人物謝萬石嘗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而論之則爲品題人物之濫觴自唐宋以後作者益多矣語不云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士君子伏處牖下無所設施即無所表見其材與不材人莫能知也惟取古人之事而論之覯其所論於古者不謬則知其所施於今者亦必不妄矣唐制省試有論今所傳韓昌黎顏子不貳過論是也自宋至今

皆因之論雖文章之一體而可以驗人之材識以之取士洵較詩賦爲優哉明代莆田鄭元直先生曾輯古今人物論三十六卷世無傳本余門下士韓子庚得而壽之與其師葉君又加蒐輯補其未備得十二卷合而刻之以行於世而問序於余余讀其論皆有合乎昭明所謂晰理精微陸士衡所謂精微朗暢者學者苟得其書而熟復之必能自抒所見以尚論古人即其論古之言以覘其人之才識異時乘軺車論國事崇論宏議超越凡庸皆自此出也若徒執東萊博議之例謂有裨於舉業未免淺視此書矣

李如眞篆體偏旁正譌歌序

執今人之字與古人讀猶操今人之音與古人言今音非古人所能解今字亦非古人所能識葢小篆破而八分生八分散而隷書出其創造非一人其變遷非一世矣許君作說文解字敘篆文合以籀古籀古之得存十一者賴有許氏之書若在今世則又宜敘隷書合以小篆使篆體不至泯滅而古人製字之精意猶有什一之存此其功不在許氏下如眞老人李君之爲篆體偏旁正譌歌其即此意乎學者得此歌而熟復之曉然於奉奏舂秦泰五字之各異其頭長辰喪畏展五字之各異

其足不至如王伯厚之混孝斈爲一字其有功於小學豈小哉古小學書皆韻語倉頡至彥均皆四言凡將七言急就前多三言後多七言此歌皆以七言爲句句讀諧和便於誦習宜付棃棗以廣流傳庶使承學之士得家置一編也

晉史輿詞序

自唐貞觀中詔房喬等修晉書而前此晉史十八家如王隱何法盛諸書皆廢至今列入正史者惟貞觀所修之一百三十卷矣然其書蕪穢且多疏舛爲讀史者所不滿國朝諸老輩如錢氏大昕王氏鳴盛盧氏文弨

洪氏頤煊皆有糾正而近時又有常熟丁君國鈞字秉衡者著晉書校文五卷全書罅隙亦略盡矣先兄王甫太守喜鈔書尤喜校書往年曾手寫荀悅袁宏兩漢紀屬余校之余為據兩漢書校正數十事而歸之杜陵陳遂一條駁日知錄誤從荀紀之非尤為兄所喜惜此書雖存而余所校者已軼余亦漫不記憶矣兄晚年官福甯太守地僻而事簡暇則仍以校書為事所著有晉書異詞四卷當時衙齋書籍無多不能博采徐氏初學記白六帖李文選注所引王隱諸家之書考證得失但就紀傳表志中鉤稽排比以成此書故題曰異詞言惟於

本書中別其文字之異而已然異同之處以意審定決其是非無不精審余案頭適有丁氏校文取而按之同者無多蓋各就所見而校之乃亦可見此書之譌誤甚多不可勝校而愈不可以不校矣從孫侃乃吾兄長孫也頗知寶守其先人之手澤故書數語於卷端仍歸之侃異時有餘力刻以行世亦讀晉史者之一助也

丁松生菊邊吟序

余年十四侍先大夫讀書於南蘭陵主人江樵鄰明經風雅好客每至秋日陳菊花數百盆與客飲酒賦詩有蘭陵菊社詩頗行於時其詩初惟訪菊種菊諸題後乃

推及於菊之名類菊之故事又因菊而推之於松於竹於蘭於芙蓉其後又用香山勸飲之體曰何處難忘菊曰不如來賞菊而意境益無涯涘矣余時年幼亦間有所作然皆不存於集今詩集第一卷第一篇曰蘭陵菊社歌猶記曩時事也歲月如流忽忽六十餘年社中之人無一在者卽其時印存之詩本亦無片紙之留遺而余亦老矣乃又得讀丁君松生之菊邊吟其詩一百篇每篇五言四韻始於種菊分菊終於收菊存菊其中或以色別或以種別或以時或以地或以人事而別不諳襍主賓不攻襲旁側而菊之中無不該菊之外無所溢

詩格亦清老無一凡俗語使蘭陵菊社諸君見此宜何如欣賞哉丁君爲杭郡老名士比年以來常示維摩之疾其子和甫孝廉擲杯筊禱於神得句云天朗氣清行樂處攜壺閒向菊邊吟君爲此吟署曰菊邊用神語也其首篇種菊曰莫言蘜則窮乾坤含芬芳末篇存菊曰伴他後雕松三徑常存存君之福壽正未可量神固知之而豫以告也惟余衰且老讀君此吟使我回憶見時之味不禁感慨繫之矣

陳少鹿百蝶圖序

昔謝逸賦胡蝶詩至三百首遂以謝胡蝶得名可謂多

矣然作詩者以空言摹寫或託物以言情或叩虛而責有雖多至三百數衍猶易也若不以詩而以畫則必實徵其象而非如空言摹寫之易矣世傳滕王蝶圖有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採花子諸名目足徵其品類之繁然王建宮詞但言內中數日無宣喚摹得滕王蛺蝶圖未聞其數之盈百也陳君少鹿爲鹿笙觀察第四子以所繪百蝶圖刻石行世而屬余以一言張之余觀其圖或反或正或飛或止曲盡其理而無一重復者較謝莊蝶詩更爲不易矣抑又思之蝶古作蜨以六書論之與捷同音然則百蜨者百捷也君以臨淄侯之才

捷兼謝元暉之文捷年少美才筮仕吾浙名噪一時與
時五馬八騶繼鹿笙君而起秦淮玉詩云百捷常輕在
掌中吾知君掌中百捷即於圖中百蝶兆之矣

寄影軒詩鈔序

國家肇興東土從龍入關諸大族文通武達類多蕭曹
衞霍之流然巫閭之雄秀渤海之壯闊靈氣所鍾人文
斯啟嘉慶中鐵冶亭先生選八旗之詩自崇德至乾隆
得數百家　仁廟嘉之　賜名曰熙朝雅頌集滿州
多詩人由來舊矣余生也晚又居京師目濺長白能詩
者殊不多見惟往年竹樵方伯恩錫開藩吳會大以詩

鳴余與倡和詩筒往返幾無虛日每謂竹樵曰異時編
雅頌續集必以君爲一大家矣乃今又得讀寄影軒主
人伯時君之詩君諱志潤字伯時原任陝甘總督太子
太傅莊毅公冢孫也貴介子弟宜乎以裘馬相尚以肥
酒大肉相徵逐與五陵年少往來於金張許史之門而
君獨屏棄聲色惟與山水爲緣自幼癖好吟詠弱冠就
姻川中自京師首塗而豫而秦而蜀讀其途次所爲如
函谷關劍天關諸詩不讓柳子厚城上高樓接大荒之
作其意境固已遠矣後以禮曹官奉天覽　陪都之形
勝觀邊郵之風物詩境益進又官京曹者數年與諸名

流更唱迭和風流自賞不自知其名在朝籍也其後一
出爲綏定守再出爲慶遠守蜀故舊游地而廣西山水
亦甲於天下君宦境不甚達而以模山範水之筆寫芳
芬悱惻之思縋幽鑿險而擷萃牙之句倡妍酬麗而無
冶蕩之辭感懷身世而無拔劍斫地抑鬱磊落之狂態
摹寫景物而無霜白月赤龍褒才子之俚語行閒字裏
皆有清氣盤旋其中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不假雕
琢自然妍妙洵可謂綜採繁縟杼柚清英者矣古云詩
如其人人如其詩余雖不及與君交然讀其詩知其人
殆如李元禮之謖謖若松下風者乎抑如謝仁祖之企

腳北窗令人作天際眞人想者乎君少時夢游廣平之聰明山見一老僧謂君是呂公堂弟子然則君固生有自來者宜其如秋月晴雲之一塵不染矣君殁數年而令弟秋宸太守來守吳與余部民也又辱有世講之誼得修士相見禮太守將刻君詩而問序於余君詩甚多所刻者寄影軒詩六卷詞一卷止十之六七耳別裁嚴謹故存者皆卓然可傳因不辭而序之爲讀寄影軒集者告并爲續輯　熙朝雅頌集者告也

檇城俞氏譜序

俞氏世傳出於黃帝之臣俞跗遐哉難言之矣以余考

之俞氏實爲姬姓出於鄭穆公之子俞彌俞彌之後爲俞氏其别爲喻氏俞喻一姓晉書張重華傳之俞歸隋書經籍志作喻歸是其證也余作俞僂𧝧纂有說俞一卷詳言之矣魏晉以前俞氏非無聞人而世系莫考天下之俞皆出於山東所謂江南無二俞也唐時有諱莊者居山東之青州青社里實爲吾俞氏之鼻祖傳十八世而至吾德清之始遷祖希賢公家世務農既無宗祠又無譜牒希賢公以下莫得而詳焉去年有新昌俞氏以譜見示希賢公以上乃粗可敘述今年又有松城俞氏以譜求序余考其世系自始祖諱莊者以下皆與新

長同而譜所載至十三世諱偁者而止其下以派別不復載自偁以下至希賢公尙有五世不見於譜然與吾德清俞氏同祖則固可信也嗟乎以一父母之子而支分派別遂至曠若塗人然則家可以無譜乎譜可以不修乎崧城者晉袁山崧所築壘也今屬紹興府上虞縣其有俞氏則自第十五世之諱夔字良甫者始蓋自第六世諱稠者官睦州刺史避黃巢亂居剡是爲吾俞氏南遷之始第十三世諱仕者始徙上虞之百官至諱夔者又由百官而徙崧城崧城俞氏遂爲望族以世系準之其諱仕者與吾派之諱偁者行輩相當其諱夔者則

尙長於吾希賢公二輩矣當時枝派未遠希賢公與其十八世之諱松年諱椿年諸公猶兄弟行安知不書問往來冠娶相告乎吾得以塗人視之乎松城俞氏之譜創始於前明至　國朝順治間續修於天赤嗣祺二公康熙間又續於叔祥友金二公自道光二十年赤文公增修之後六十年來莫之編輯於是有東生御齋譜廷諸君聚而謀曰是不可緩編告族人設局采訪期以必成而乞余一言爲之先馬謙乎余方自愧家世寒微譜牒缺如有藉談數典忘祖之懼惡足序此譜哉惟念吾高祖明遠公生康熙初有丈夫子六其第六子吾曾祖

也明遠公極愛之曰此兒之後必興吾宗乃遲至二百年之後始稍稍有聞於世蓋祖德之深遠惜吾之德薄不足以承之今樅城俞氏積厚流光遠出袁宗之上此譜也成人人緬懷遺澤景仰先型爭自磨勵以自顯榮樅城俞氏之興未有艾矣吾以此譜卜之也

江叔海徵君北游草序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壬子　朝廷以爲政首在得人倣博學宏詞科例開經濟特科命中外大臣各舉所知於是海內人士得與薦舉者三百餘人而叔海江君與焉今年四月來見我於春在堂告將入都恭應特科之試

余歎曰是科得人矣君既入都徘徊久之意有所不慊竟不待試翩然南歸復見我於春在堂余笑曰徵士公車豈亦如剡溪訪戴興盡而反乎未幾君以詩一卷見示題曰北游草則皆此行所作也其卷首有發蘇州詩云此去不關　廷試事重尋舊夢十三年然則是行也君固意不在此矣在都下與都人士往復唱酬多覽時感事之作及五月出都又賦詩云三宿意空厚五噫歌且休算來　廷試日應早到蘇州然則君於出處之際審之又審非徒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也讀穕詩二十首統籌大局衡量古今眞　詔書所謂學問淹通洞達中

外時務者乃高尚其志拂衣而歸吾不爲君惜深爲
朝廷惜矣考康熙乾隆兩舉宏博其不與試者康熙時
若應撝齋若黃黎洲若李二曲若魏叔子志趣皆別有
在不可以爲例乾隆時徵而不到者止二十五人而方
恪敏公在焉巍然一代名臣官至總督殁祀賢良祠當
時取列一二等之一十五人殆遠過之其餘若顧玉停
之精於音律 朝廷開設樂部 特旨宣召若馬半槎
之以小玲瓏館藏書富甲東南四方名士過邗上者必
從之遊亦不失爲一時之彥以君之才達則爲方恪敏
窮則爲抱桐爲南齋即以此一卷詩徵之矣若胡天游

爲周白民賦明妃曲吾可不必也